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尤利西斯 (上)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尤利西斯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 虹 译

出版说明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洗汰,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

它们以闪光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剖析人性,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或讽刺险象人生,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

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启迪思想,慰藉灵魂。我们坚信,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感受。

编 委

二〇〇一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3)
第三章	(50)
第四章	(63)
第五章	(77)
第六章	(97)
第七章	(137)
第八章	(154)
第九章	(196)
第十章	(244)
第十一章	(305)
第十二章	(362)
第十三章	(411)
第十四章	(457)
第十五章	(504)
第十六章	(636)
第十七章	(685)
第十八章	(759)

第一章

微风轻拂的晨晓，马利根身披一件宽大的黄色睡衣，缓缓将身影显现在楼梯口。睡衣的腰带松散着，被晨风吹得飘舞不停，愈发衬托得膀宽腰圆的马利根风度翩翩。只见他将一只盛满肥皂水的碗高高地举过头顶，碗上还交叉地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剃刀。马利根一边走，一边还喃喃地祷告着：

“我——将步入——天主的——圣坛。”

忽然，他驻足四望，俯视着幽暗的盘旋式楼梯，气急败坏地叫道：

“——赶紧过来吧，啃奇！你这个可恶的耶稣会修士！快点！”

他郑重地一步跨上圆形炮台，巡视了周围，然后又极其严肃地对着塔楼、田野及大山拜了三拜。突然，昏昏欲睡的斯蒂芬·代达勒斯映入他的眼帘，于上他快速地胸前画了“十”字，然后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地对着斯蒂芬鞠了一躬。这一怪异举动弄得斯蒂芬·代达勒斯莫名其妙，心里不大舒服。他手扶楼梯栏杆，而无表情地看着马利根，心里在嘀咕着面前这位头发发黄，感觉像浅色橡木似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马利根并不在意那么多，他将碗缓缓地放低，掀开盖在

碗上的镜子，迅速朝碗里瞥了一眼，又将一切恢复原状，然后恶狠狠地说了一声：“我该回去了！”

接着，他继续用低沉的噪音说道：

“最虔诚的教徒们，在这里，你们的肉体、精神和你们的血液都将得到彻底地洗礼！现在，跟着缓缓奏起的音乐，闭上眼吧！让我们安详地迎接基督礼教的熏陶。安静，嘘——！”

他抬着望着天空，听着那缓慢而修扬的口哨声在山间回荡，然后欣慰地笑了，口中洁白的牙齿泛起点点金光——那是他镶的金牙。忽然，有两声尖厉刺耳的口哨声从远处传来，像是对他的回应。

“感谢耶稣！我这一早的辛劳没有白费，我可以欣慰地回去了！”他喜出望外地说道。

他决定收工，于是麻利地跳下炮台，又将原先散开的睡衣裹起扎好腰带。他抬眼望望围观的人，表情依旧是冷冰冰的，真像是中古时期专门负责保护艺术的高等教士。过了许久，终于在他嘴角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意，他故作轻松地对斯蒂汾·代达勒斯说道：

“多有意思啊，你什么时候又变成古希腊人了？真是太好笑啦！”说完，他边笑边转身向护墙走去。斯蒂汾·代达勒斯虽然很困倦，还是一跃跳上炮台，跟着马利根走向护墙。他眼看着马利根把镜子架在了护墙边沿上，又用刷子蘸了

蘸碗里的皂沫，对着镜子认真地涂满了脸颊和脖子。

只听马利根继续轻快地说着：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有一个很好笑的姓名呢？玛拉基·马利根，两个发音如此相似，这样挨着一起念，还真像是个希腊人名，如果译过来应该是说‘蹦跳的雄鹿’，多形象生动啊！咱们俩一起去雅典吧？！我想办法去弄点儿钱来，我想姑妈那里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接济我们一下，你说好吗？”

没听到有什么回音，马利根停止了向脸上刷皂沫，又提高了噪音，用欢快的语调问：

“哎，我说，你到底还是去还是不去？”

说完，便又一下一下地刷起皂沫来。

“那——，那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斯蒂芬说道，听上去很镇静。

“什么问题？我可爱的孩子？”

“那个海因斯是不是要在炮楼里永久地住下去？”

马利根停止了动作，缓缓转过脸来，可以看出来那右半边的脸颊已经刮干净了。

“上帝保佑，大家都已经很厌烦他了，是不是？老实说，他纯粹是个笨头笨脑的英国佬，就因为他是英国人，所以很富有，每日酒足饭饱的；相比之下，斯蒂芬，你倒像是真正的英式绅士，他一点也不了解你。还是我最了解你，听我给你起的名字就知道了：哨奇，多富有诗意啊，又很生动。”

马利根说那些话的时候，手一直没有停止将脸的杂须刮去。

“他这些日子总说梦话，大喊大叫地问他的枪放到哪里去了；还说要把一只黑豹打死，真是莫名其妙！”斯蒂芬说。

“这疯子！真是不把大家吓出毛病来不罢休！”马利根接着说道，想给斯蒂芬一些安慰。

“没错儿，我这段日子以来一直坐立不安的。”斯蒂芬这回可找到吐露心事的机会了，决定一吐为快，“这荒郊野外的，本身跟个陌生人呆在一起就够危险了，他还成夜说什么黑豹呀，枪呀的，真是受不了。你我毕竟不同，你受得了这些，我可得先撤了，他不走，我就走！”

马利根一怔，眉头皱了一皱，连忙收起剃刀，慌慌张张地在衣袋里翻腾。

“真是气死人了！”马利根不耐烦地喊道。

他急步走回炮台，把手直接伸向斯蒂芬的上衣口袋，边掏边问：

“借你的手帕用一下，我擦一下剃刀。”

斯蒂芬也没有拒绝，掏出一块手帕来，又皱又脏的，马利根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三下五除二地把剃刀擦好了，然后提着手帕又盯着看了一看，说：

“瞧瞧，这才是真正的诗人的鼻涕布！应该给它起个名字，叫鼻涕青，这应该是咱爱尔兰诗歌界的新特色，新焦点！”

对不？”

说完，马利根爬上护墙，远远望着那一片柏林海湾，任凭海风把一头浅黄色头发吹乱了。

“圣明的主啊！”他又虔诚地说道，“阿尔杰将海洋比作伟大慈祥的母亲，是有理由的，对吗？大海啊，‘葡萄酒般幽暗的海面上’，啊，多美的诗句！代达勒斯，希腊人的诗作，你还真得多读读原作。海啊，海啊，没有别的事物比她更适合被比作伟大慈祥的母亲了。来看看吧！”

斯蒂汾闻言起身，也来到护墙上，望着无垠的海面，这时正有一艘邮船驶出港口。

“我说得没有错吧！”马利根问到，然后把灰色的眼睛探索似地转移到斯蒂汾脸上。

“有句话一直都该告诉你。姑妈说是你害死了你的母亲。所以我不应该再和你交往了。”

斯蒂汾忧郁地回答说：“不，你们误会了，是别人害死了我的母亲！”

“别再狡辩了！”马利根说，“在你母亲弥留之际，你居然还是那样冷酷，倔强。她让你跪下，你就不能跪下？我很理解你，但是那样的场景下，你还有什么丢不开的包袱？你有什么理由让你母亲在最后的时刻还那样伤心，你也太没人性了！”

马利根停下了，开始在另一侧脸颊上涂皂沫，渐渐地，

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丝包容的笑意。

“当时的你，成功地扮演了你自己这个角色，”马利根自言自语似地说道，“真的，啃奇，你可真算得上是一流的表演艺术家！”

说到这，马利根不再吱声了，专注地刮起左侧脸颊来。

斯蒂汾将胳膊肘弯起撑在护墙边的石头上，手掌扣住额头，紧紧盯着那件脏得出油的黑上衣的破袖口。他的心此刻正被一种次于爱情式折磨的痛苦紧紧地击打着，母亲弥留之际的那幕场景又回到了眼前：母亲瘦了很多，以至于那褐色寿衣套在身上简直像一件大袍子，还带着一股夹杂着蜡油和檀木气息的味道；她只是怒怒地瞪着他，没有说什么怨言，时时呼出一种潮湿的灰烬味的气息，真让人受不了。斯蒂汾看看眼前这片被马利根称作伟大母亲的海，又看看自己的破衣袖口，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儿。眼前暗绿色的海水被海湾和海平线环围着，让他想起母亲临死前吐在床边小白盒里的绿色胆汁。

马利根刮完脸，又开始擦剃刀。

“唉，别想那么多了，可怜的人儿！我送你一件衣服，几块手帕，再送你……哎，上次送你的那条裤子合适吗？”马利根和善地问道。

“哦，谢谢，挺合身的。”斯蒂汾回答。

马利根这时正仔细地刮着嘴唇下的凹陷处，一副很谨

慎的样子。

“说来真是有些过意不去，那条裤子说不准带着病毒，传染给你了，你都还不知道，”马利根略带歉意地说道，“如果你还需要的话，再去我那里拿一条灰色细纹裤子吧，我敢打赌你穿上一定很帅，峭奇。你别说，要是穿得像模像样的，你还真的挺抢眼。”

斯蒂汾毫无表情地说：“谢了，灰色的东西我不感兴趣。”

马利根望着镜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刮得一干二净的脸庞，接着又麻利地将剃刀等收好。

斯蒂汾将视线移到眼前这个高大的人身上。马利根开口说道：“昨晚，我在船舰酒店遇到一位老兄，他说你有精神错乱症，一定曾经和康诺利·诺曼一样，住过疯人院。”说着，马利根将镜子拿在空中挥舞着，将阳光反射得到处都是，并且发出一阵狂笑，以至于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他将镜子伸到斯蒂汾面前，说：“瞧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斯蒂汾仔细地观看镜子里的面容，镜子中间歪歪扭扭的裂缝将一张憔悴的扔分成了两半，头发乱蓬蓬的，“这还是自己吗？”斯蒂汾不禁怀疑起来。

“镜子是我那女仆的，我把它偷过来了。”马利根说：“活该，谁让她长得那么丑，名字又怪怪的，叫什么‘乌尔苏拉’，

真是好笑！”

马利根也不顾斯蒂芬还在审视镜子中的自己，迅速抽走了镜子：“别照了，别让那颓废的面容坏了自己的好心情，真佩服你还看得下去！”

斯蒂芬感到受了侮辱，酸溜溜地回了一句：“不就是个佣人的破镜子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马利根似乎没听见，突然挽住斯蒂芬，带着他在炮楼顶奔跑起来，衣袋里的叉子、剃刀、镜子碰撞发出声响。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世界很不公平。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你是不平凡的！”马利根莫名其妙地说道。

斯蒂芬没有说什么，只是暗自嘀咕：“马利根又在发挥他那张嘴的作用了，什么话他都说尽了，真让人受不了。”

马利根又说：“甭管什么镜子不镜子了，我们俩可不能闹什么别扭，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楼下那个臭老头子，想法把他那些黑心赚来的钱弄过来一些，将来也为我们成就大业打下基础。”

停了一会儿，马利根又接着说道：“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想清楚，你为什么就是不能信任我呢？是不是海因斯在背后捣了鬼？抽空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一顿，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别以为只有他们才可以做得出捉弄人的事儿，像促弄克莱夫·肯索普那样，我也会。”

这时，一群阔少爷正在克莱夫房间闹成一团，每个人都

极其兴奋，笑得快要背过气去。克莱夫身上的衣服已被撕成碎片似的，而他还蹿上跳下的，跑得满头大汗。原来，毛德琳学院的埃兹拿着剪刀追着，要剪了克莱夫的裤子，急得他到处乱躲。屋里哭喊声、尖叫声响成一片，传到窗外，惊动了夜空，却无法惊动庭院的园丁——他是一个聋子，此刻正在夜幕中专注地修整着草坪。

“这个世道，竟然允许有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存在。”马利根感慨道。

“随他们去吧，没有理由约束他们。”斯蒂汾异常平静地回答道。

马利根很不耐烦地吼道：“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你对我总是这样冷漠，让我感到如此地难堪？”

两个人突然都沉默下来，远处布莱岬角静静卧在水面上，像沉睡的鲸鱼的鼻尖。斯蒂汾慢吞吞地说：“你真的想知道原因吗？”

“告诉我吧，不要再折磨我了！”马利根恳求道，双眼死死盯着斯蒂汾的脸，想看看这个神秘的人到底会说出个什么怪异的理由。

斯蒂汾低沉地说：“还记得我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情景吗？”

马利根皱起眉头，想了半天，过了很久才挤出一句：“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走去楼道另一端，去沏茶；这时你母亲陪着一个人从客厅里出来，碰到你后，问你谁在你的屋里。”

“我怎么说的？”马利根问

“你说：还有谁，代达勒斯呗，他妈妈挺了狗腿了！”

马利根不由得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有些难堪。

“是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没有记错吧？”他忽然抖动一下，理直气壮地说，“其实，怎么说也是死了嘛！大家都免不了会有一死，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啊，口头上的说法并不重要。反倒让我奇怪的是，你连在你母亲弥留时刻的小小请求都不能满足，脾气倔得不可理喻，到底是为什么？面对你可怜的老母亲，你难道不可以迁就一下她吗？相比之下，我犯的这点儿小错误又算得了什么？这事情真是荒唐！”

看着马利根越说越有理了，斯蒂汾内心有说不出的痛苦，他冷冰冰地说：“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对我母亲的侮辱。”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侮辱了我！”

“你真是莫名其妙！”马利根一转身，绕开栏杆，走了出去，斯蒂汾纹丝不动，视线越过海平面，盯着远处的岬角。一种苦咸苦咸的液体忽然涌出了眼眶，使他的视线模糊了。

忽然，有人叫马利根，马利根停住脚步，应答着说他马上就回去。临走前，又问斯蒂汾要不要一起回去，并开导他

道：“难道大海没给你什么启示吗？别管那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什么事儿都可以抛开了，那臭老头子要吃早饭了。”

他说着走下去，到了脑袋与楼顶平台相平的时候，又站住问了一声：“别再想那么多了！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再后来，他的脑袋已经看不见了，但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他的吟唱声：

——别再闷闷不乐，
苦忆着爱的奥秘叫人心酸，
因为弗格斯统率着铜车。

树林将荫影默默转移着，宁静的晨空中，树荫已渐渐移向海的方向，这大片的水面横铺开来，泛着白色的光芒，波浪声极富节奏，一起一伏，十分悦耳，也与整个海面组成一幅和谐的有声画面。

忽然，阳光被一大片云彩严严实实地遮住，整个海湾也霎时笼罩在阴影之中，让人感觉到十分压抑。马利根脑海中闪过弗格斯的歌曲：

我一个人，用孤独而又沉重的旋律吟唱着；
她，是否敞着心灵的大门，听我吟唱？
我满怀忧伤，心存惊悸，

悄悄来到她身旁，看见她痛哭流涕。

“斯蒂汾，”马利根忽然说道，“记得那句歌词吗？‘爱的奥秘叫人心酸。’”

斯蒂汾身子一颤，像是被深深触动了，母亲生前的一情一景，都涌现到了眼前：

母亲生前总爱珍藏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玩意儿，她那只总是上着锁的小抽屉里，放着几把破旧的羽扇；放着一串琥珀项链——是最廉价的那种；还有一本小卡片，镶着流苏边儿，那是她的舞会记录卡。这些小玩意儿，都曾带给母亲无尽的快乐，是她值得珍藏一世的美好回忆。她还总爱说起小时候和伙伴们一起看老罗伊斯演出的童话剧《恐怖大王特寇》时的情景，那时候，每当听到台上有人唱：

我正是，
最喜欢，
摇身一变，
无影无踪看不见。

这一群小伙伴都会开心地哈哈大笑，这种快乐估计在母亲以后的生活里已经很少有了，她也总是劝自己：“别再闷闷不乐，苦忆着那过去的时光。”母亲有没有再苦忆，他不

知道；他只知道，有关她的往事却不断地来骚扰他，让他每日在痛苦中挣扎。他时常会回忆起母亲那修整得很漂亮的指甲，还有家里壁炉上摆放着的母亲亲手做的甜点——挖去果肉后塞上红糖的苹果，这些在他的脑海中都还是记忆犹新。

他曾经无数次梦到母亲回来看望他，一句话也不说，愈发瘦削的身子披着一件宽袍式的寿衣，就那样默默站在他面前，浑身都散发着蜡和檀木的气味，甚至伴随着均匀的呼吸，发出一股潮湿的灰烬的味道。

最令他难受的是，他总能清楚地梦到母亲那双呆滞的目光，像是穿透了死亡，直至他的灵魂，让他无处可躲。忽然，她又换上了极度痛苦的表情，憔悴的面容被烛光映衬得更加恐怖。她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有大声喘息着，并时不时地咆哮两句，这样一来，周围人哪敢不听，纷纷跪在了床边。然而她并不在意其他人，只是不停地用目光审视着他，她只要看到儿子听话地跪下来祈祷，高唱一曲：“愿光辉如百合花的圣徒们围绕着你，愿童女们的唱诗班高唱赞歌迎接你。”

回忆中，这歌声越来越大，吵得斯蒂芬简直要崩溃。正在痛苦折磨之时，楼下传来了马利根的叫喊声，听得出，他正在朝楼上走来。马利根的呼唤将斯蒂芬从痛苦的回忆中拖回到稍稍温情一些的现实里来。马利根来到斯蒂芬面